



潮声

琼瑶 15 全集

长江文艺出版社

琼瑶全集 15

潮 声

长江文艺出版社

新出图证(鄂)字 03 号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潮声/琼瑶著

武汉:长江文艺出版社,2004,10

ISBN 7-5354-2895-9

I. 潮…

II. 琼…

III. 短篇小说-作品集-中国-当代

IV. I247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4)第 105242 号

责任编辑:贺 强 钟擎炬

策 划:青馬

封面设计:王琼瑶

出版:长江文艺出版社

(电话:027-87679307 传真:87679300 邮编:430070)

(武汉市雄楚大街 268 号湖北出版文化城主楼 B 座 9-11 楼)

发行:长江文艺出版社(电话:027-87679362 87679361)

全国各地新华书店

http:www.cjlap.com

E-mail:cjlap@public.wh.hb.cn

印刷:上海锦佳装璜印刷发展公司

开本:890*1280 毫米 1/32 印张:10 字数:145 千字

版次:2005 年 6 月第一版 印次:2005 年 6 月第一次印刷

定价:22.00 元

版权所有,盗版必究(举报电话:021-54039696 转)

本社常年法律顾问:中国版权保护中心法律部

图书出现印装问题,请与本社联系调换

本书由皇冠文化集团授权

本书限于中国大陆地区发行,不得销售至包括港、澳等任何海外地区

我不知道這一切是怎麼開始的！我不知道是什麼神靈
把我安排進了這個奇異的故事，但是，一切開始了，發生
了，我開始走進了一個陌生的世界，改變了我一生的命運
。而且，這所有的事都那麼真，並非一個夢幻的，玄妙
的夢！

一切是怎麼開始的呢？



順着花廊，沿着白雲，她在金魚池下佇立了片刻。

二十歲，怎麼眼睛一眨就二十歲了呢？總記得小時候，用

馬使，我是從什麼地方來的？
我現在才來！

母親笑着說。

7
奇
奇
 $\sqrt{1/2}$
の
レ

那是我從蘋果樹上摘下的！



讓也親夫，場跳，場唱歌。何況，今天又是一個特別喜悅的日子！

二十歲，過二十歲的生日，代表就是成人了！家裡，父母一定會有一番準備，哥哥也忙得又要吃醋，嚷着說爸二媽二，重女輕男！他不自禁的做鬼了，把手裡的高本地裝上一些，快步的向系中走去了。他的眼光仍然在雲層上，腳步是半跳半跳的。奇，水坑總是說：

「兒露最後樣子！走沒走家，坐沒坐家，誰沒誰家！以家，孩子都文文靜靜的，只有亮露，長到二十歲，也像了大男孩！」

怎樣呢？家男孩又怎樣呢？兒露從前曾有，一眼看到路邊的一棵金銀樹，正垂着一串串黃色的花串。金銀樹



楔子

那天做著不是星期天。

那天做著不是晴朗的好天氣。

那天做著不是衛仲賢在高雄開會，沒有回家。

那天做著不是一群喜悅的小鳥，在綠意盎然的園子裏

啾啾喳喳的喧鬧，把那對小姐妹吵醒。

那天做著不是春天，那種溫柔的、安靜的、讓人沉醉

的春天，連風都帶著吳兒酒意的春天，使人在房子裡坐不住

的春天。綠樹芳草煙柳白雲都在對人呼喚的春天，——那

，整個衛家的歷史都要改寫了。

可是，偏偏就有命定的這樣一個早晨：春風和煦，陽光

有一晚我们看完了一部很好很好的欧洲片，我和琼瑶相视而笑，几乎同时出声：“我们也来拍一部这样纯粹的、美美的、感人的电影吧！”

……毕竟，我们是两个不可救药的“电影疯子”！……

一生中的种种回忆，像电影的倒片，一格格在我脑中放映。

平鑫涛

——摘自平鑫涛自传《逆流而上》

写在2004年 “琼瑶全集”出版前

今年年初,长江文艺出版社,送来一个企划案,希望能够再次出版我的“全集”。对于这个企划,我当时并没有很大的兴趣。因为,若干年来,我的书已经在内地出版得乱七八糟了。自从1989年起,我也曾两度授权给内地的出版社,出版我的“全集”。随着岁月的流逝,这些出版品纷纷到期。内地的出版情形,一直是我的“痛”。几乎每本我的著作,都有盗版。除了盗版之外,还有许多冒牌的“伪书”。尽管我有合法授权,违法的书籍却照样出版。于是,在书店中,可以看到我的真书、伪书、盗版书……各种版本,大小不一,五花八门,形形色色。其中,让我“最痛”的是那些伪书,看到它们公然用“琼瑶”的名字出版,内容却荒诞不堪,真使我欲哭无泪,投诉无门。

因而,长江文艺出版社提出“全集”计划时,我不禁怀疑的问:

“盗版书早已充斥在市面,正版书还有人买



吗?”

对方很肯定的告诉我:

“这就是我们要出全集的原因,总要有一家出版社,把你的全部作品,作完整的、有系统的出版,让正版和盗版优劣立现。而且,有了正式的全集,冒牌书也就无所遁形了。”

长江文艺出版社说服了我,所以,我再次授权给他们,出版这套全集。在出版前夕,我对“长江文艺出版社”,是充满了期盼的。期盼这套书能够印刷精美,设计精良。能够真正遏止住盗版、伪书的歪风。当然,在市场并不缺乏的情形下,长江文艺出版社还有决心要出版这么庞大的一套书,我也对他们的热忱和勇气,充满了敬意。

写这篇短文前,我翻开一本旧著,看看原来的“自序”,这一看,不禁心头一惊。怎么?上次那篇“自序”,居然是1989年写的。距离现在,已经有15年了。

时间到底是什么东西,会这样不知不觉的流逝?忙忙碌碌中,我又送走了许多个朝朝暮暮。日月迁逝,春去秋来。我眼看园中的树木,叶子由绿变黄,又由黄而绿,周而复始。但是,我的头发白了,却无法变黑。时间对人类是很吝啬的。人生,能有多少个15年呢?这15年,我到底做了些

什么？检点书名，发现我又写了好多书，从当初的43部，到如今的64部。其中的“还珠格格系列”，长达250万字，可说是我最近的代表作。“梅花烙”、“烟锁重楼”、“苍天有泪”都是我自己很喜欢的作品。原来，这15年来，我并没有休息。虽然，每出版一本新书，都像考试，我是一个完全缺乏自信心的人，对成绩常常没有把握。但是，不管成绩单的分数是好是坏，读者对我是褒是贬，我一路走来，不曾松懈。

出版“全集”，总会有些顾忌。曾经有媒体访问我说：

“你出版这套全集，是不是意味着，以后不会再写作了？”

我想，在许多人心目里，都认为“全集”是“身后事”，只有盖棺论定，才知道“全集”共有多少部。偏偏我是一个“诸事不忌”的人。我笑着回答：

“15年前，我已经出版全集了，那时是43部书，之后，我又写了21部。如果上苍对我特别照顾，说不定我还能写21部呢！”

当然，这完全是在说笑话，我也知道，岁月不饶人，写作生涯，并不轻松，劳心劳力又伤神，我的大好时光，早已消磨在一个个的“故事”里。最



近,我深受“坐骨神经炎”的折磨,无法再久坐书桌之前,以后再想完成像“还珠格格”那样的作品,是根本不可能了。

但是,在这部“全集”中,我依然希望能有一本新书。是有关我的生活、思想、经历、感觉……的散文集。这本散文集,连书名都有了,腹稿早已打过千千万万次,只欠我去一个字一个字写下来。(你看,写作就是这样,有腹稿,有计划,有书名,都不等于存在,必须真正完成了,它才存在。)

出版社问我,是不是要修正改写某些作品?

我真的不曾这样想过,我的作品,在不同的时期和年代,有不同的思想和笔触,不论它是幼稚的还是错误的,它都是我的一部分。我不想改变它,就让它带着我的幼稚和缺点,用“本来面目”和读者们见面吧!只是,在“我的故事”一书中,那篇后记之后,我又添加了后记的后记,补充这15年来的“后续”。

我的作品,一直在叙述一个不变的主题,那就是“爱”字。男女之爱、朋友之爱、手足之爱、父母之爱、国家之爱、民族之爱……写不尽人生的爱。在这些爱的故事中,我难免有重复的对白,或大同小异的情节,这是我的缺点。有些对白,我虽尽力做到流畅,但是由于我的出身,使我的“语言”很

“琼瑶”化，（其实，是很“琼瑶家庭”化，在我家里，成语的运用，是普通之至的事。）再加上两岸对白有很大的差异，可能有些内地读者，对我的语言不能适应。这是我无可奈何的事。至于文字，我也有“不够用”的感觉，常常觉得自己写得不好，“才尽于此，力不从心”。但愿读者抱着宽容的态度，来看我的作品。

在这漫长的写作岁月中，我也写电视连续剧的剧本，在我心里，剧本的创作和小说的创作是同样重要的。剧本比小说还难写，因为剧本只能用动作和对白来交待剧情，不能大篇幅的作“内心描写”。我的剧本也是我的创作之一，只因为写得比较仓猝，没时间再去校对它，因而不想出版。我在“天上人间”最后一场戏后，写了两句话：

谨将此剧献给全天下

相信人间有爱的朋友

电视剧播出之后，很多媒体访问我，问我为什么要写这样两句话？我回答说：

“你不觉得现在很多人，都失去了爱人和被爱的能力了？在目前的社会形态上，许多人心狠手辣，才能得到一席之地。为了生存竞争而勾心斗角，尔虞我诈，更是人之常情。逐渐的，大家都不相信人间有爱了，甚至会嘲笑那些还相信的人，



觉得他们是幼稚的，不成熟的，不食人间烟火的，只会作梦说梦话的人。不相信人间有爱的人，如何去爱人和被人爱呢？因此，他们失去好多心灵的飨宴，失去了好多痛楚和狂欢。没有痛过，没有爱过。没有哭过，没有爱过。没有笑过，没有爱过。没有爱过，等于没有活过！”

这是我由衷的看法，好希望，人类永远不会失去爱的能力！那么，生命里才有奇迹，活着才有意义。

所以，我把这套全集，献给

还相信人间有爱的朋友们！

琼瑶

写于2004年6月23日黄昏

目 录

桥	9
黑眸	24
美美	36
一颗星	48
复仇	60
苔痕	71
婚事	103
尤加利树·雨滴·梦	114
网	126

落魄	136
起站与终站	147
寻觅	157
石榴花瓶	187
终身大事	196
深山里	208
木偶	261
谜	271
潮声	281

桥

伤心桥下春波绿，
曾是惊鸿照影来。

—— 陆游 ——

那一天，早已过去。

她知道得非常清楚，那一天，是早已过去了。但是，在她又披着大衣，蹒跚于寒夜的街头，望着月光下跨水而卧的那条长桥时，依稀仿佛，那一天似乎又在眼前了。

穿过这条街，走上那条堤，寒风扑面而来，掀起了大衣的下摆，卷起了围巾的一角，拂起了披肩的长发……披肩的长发，披肩的长发，披肩的长发……那时是短短的头发，风一来，就零乱的垂在耳际额前，倚着那桥栏，他说：“我喜欢长头发，不要有那么多波浪。”

长头发，不要有那么多波浪！像现在这样吗？她站定，吸一口气，领会着风的压力。风掠过河面吹来，带着水的气息，清凉、幽冷。从面颊的边缘上滑过去，从发丝上溜过去，从衣角上向后拉扯……这是风，春天的风。“春风不解吹愁去，春夜偏能惹恨长。”谁的诗句？忘了。想一想吧，专心思索可以